

『文化之家』的社会担当

赵淑萍文

书画之家

陶然草堂成教育基地

她的字，清雅、秀逸，咫尺间弥漫着高古气息，方寸中展现大千世界；她的画，疏朗健俏，萧疏淡远，寥寥几笔，就描画出兰姿梅影，满纸生香；她抚琴，琴声如诉，让人想见月明蕉窗，风生竹园，清泉在石上流泻；她布茶，端庄、娴静，氤氲茶香让人进入清静、恬澹的境地。书画、诗词、篆刻、音乐，世间才艺似乎与她结缘。“兰心蕙质，陶然清新”——观其书、其画、其诗，不由人发出由衷的赞叹。

她是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毛燕萍。她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曾外祖父是张慎泰，鄞州爵里张氏被誉为“四明望族，代有闻达”。张慎泰的长子张原伟（字子相，号悦庭、蔚里老人），也就是毛燕萍的外祖伯，在宁波文化史上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，他与章炳麟、冯君木并称为国学大师，和冯君木、陈训正并称为甬上名儒。张原伟的弟弟，也就是毛燕萍的外祖父张原耀，因当时科举已废，故未得功名。张原耀是当时的同盟会成员，在蔚里乡，他第一个剪掉辫子，

参加辛亥革命。曾任民国版《鄞县通志》书记。书法有名于时，题甬上“一元桥”“一二八桥”等匾额多处，因宁波旧城改造未能妥善保留。书题《宁波小同行永久会碑记》，石碑现存宁波钱业会馆，《甬城现存历代碑碣志》中也有记载。宁波天一阁存有他的行书《静夜轴》和《空山轴》。

受家庭熏陶，毛燕萍从小喜爱书法。家学、天赋再加上勤奋，使她很快在书法界脱颖而出。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、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、宁波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……她有了众多头衔。1998年，她筹备成立了宁波市女书法家协会……

但是，毛燕萍曾经的工作与书法艺术毫无关联，她曾在卷烟厂、信托投资公司工作。由于职务多，事务杂，她经常要向单位请假，虽然领导、同事支持理解，她去请假时心里总是不安。为了自己深爱的书法艺术，最后她选择了辞职。2004年，毛燕萍辞掉了收入丰厚的工作，在鼓楼步行街建立起陶然草堂书画社。

小小的陶然草堂，孕育着一个书画艺术的大天地。毛燕萍一家四人，如今都在这里传播书画艺术。而在一片宁静平和中，人的心灵也随之走向辽远和深邃。说起毛燕萍的家庭，是真正的艺术之家。她先生善画，颇得其外祖父黄固源衣钵。黄固源20世纪30年代就独自创办菊伴画社，冯玉祥将军曾为其作品题词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曾任济南市政协第一、第二届委员。她先生本来是一位军人，转业后可以到机关任职，但由于迷恋书画艺术，毅然加入了妻子的陶然草堂。书斋墙上悬挂的那副牡丹图，就出自他的手笔。那牡丹，风露凝华、生机盎然，看着就觉得艳香四溢。毛燕萍的儿子，从小受到父母启蒙，热爱书画、诗词，而且，很有自己的艺术眼光和观点。毛燕萍在随笔《砚余燕语》中提到，当初，她刚学诗，儿子还只有十岁。她将自己的诗给儿子看，儿子满脸不屑地说：“不是好诗。”于是，她问原因，儿子说：“读不懂。”于是，她笑着说：“这是格



毛燕萍家

律诗，也难为你了。”儿子却立马反驳：“古人‘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’也是格律诗，怎么明白易懂？让人读得懂的，才是好诗。”那次对话，深深地触动了毛燕萍。后来，她写诗，力求从内容、立意上去突破，而不是写得晦涩高深。多年以后，儿子和媳妇大学暑假时在陶然草堂进行教育实习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，毕业后也加入了这个联盟。一家人现在齐心协力致力于书画教育。陶然草堂教授书法，特色是将国

学书与书法艺术结合起来，如让学生书写《弟子规》《三字经》等。在幽雅的古琴声中，在耐心的反复的鼓励和引导下，学生尤其是一些顽劣调皮的男孩子渐渐变得安静了。几年过去了，孩子们懂礼仪、有教养，待人接物彬彬有礼，自己的事情自主完成。这就是艺术的魅力，也是陶然草堂的魅力。这些学生中，还有不少人在全国获奖。陶然草堂还推出公益讲堂，每月一次免费向市民进行书法、茶道、古琴、养生等中华传统文化讲座。



王信厚、王信厚父女

戏剧之家

两代编剧的父女接力

物《东海》上发表。后来，他被推荐到市戏曲训练班副班学编剧，从此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。

进入甬剧班，他一边如饥似渴地汲取文学养料，一边学习观摩甬剧传统折子戏。第二年，毕业学员组建“甬剧青年队”，他就在甬剧青年队担任专业编剧。

可是，好景不长，“文革”开始了，宁波所有的剧团被强令解散，王信厚“失业了”。但是，他的内心并未放弃。直到1971年，宁波地区越剧团重建，王信厚和当时的一些文艺人才被安排到越剧团工作。他在那段时间创作的《云莺新歌》、改编的《枫树湾》等剧目，由越剧团搬上了舞台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文艺的春天到来了。这时的王信厚，充满着创作的激情。1981年，他到上海戏剧学院高级编剧班进修，在那里，他结识了国内一些著名的剧作家，共同切磋编剧

技艺，受益匪浅。1983进修结束，他到甬剧团（1976年恢复）工作，创作呈井喷之状。从1983年至今，王信厚先后创作上演了十余部甬剧现代戏。

他是设置情节、布置场景的高手。他的戏，幽默、诙谐，以喜剧的方式来演绎悲剧，又用悲剧的手法来展现喜剧，插科打诨，亦庄亦谐，让人在轻松一笑中参悟世态人情。《母子奇遇》《秀才的婚事》《邻舍隔壁》《罗科长下岗》《风雨一家人》《风雨祠堂》《宁波大哥》《甬上三亲家》……50年创作生涯，硕果累累，作品多次获全国、华东、浙江省级奖励。“老王长期在基层，有群众语言。”老领导、老朋友裴明海这么评价王信厚。

女儿王晓菁，娟静、优雅，虽然笑声甜美，凝神看，那大眼睛里似乎有一丝隐隐的忧郁。大概是从从小就浸淫在古典文学和传统戏剧中，无形中染上了林黛玉式的“闺怨”。

老爸是编剧，老妈是铁杆戏迷，在娘胎里，王晓菁已经在听戏了。孩提时的她，常常看越剧团排演。稍大一点时，妈妈就带她去剧院看戏，看那些古装的小姐水袖飘飘、珠围翠绕。太美了！她迷上了戏剧。

不识字的时候，王晓菁看的是戏曲电影翻拍成的“小人书”。而识字后，学校回来，她看的是戏曲剧本。那些剧本，就是她爸爸的工作资料，满满一书柜。有些剧本，她看一遍不够，反复看，对剧本中的唱词很有感觉。小学三四年级时，她就看王季思教授主持编写的《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》和《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》。那是繁体字竖排版本，当时王晓菁还专门买了汉字简体字对照的字典。

高中毕业后，她报考了中国戏曲学院。戏曲学院的专业训练不仅仅是要学戏，还要求学生演戏。大学三年，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，综合素

质得到全面提高。

她科班出身，正宗的“学院派”，创作追求唯美、典雅和文学性，着力点在抒发情感和挖掘人物内心。舞台实践久了，小女人滋生出“大野心”，她尝试了在越剧都市化进程中，探索新的叙述方法。如果说，前期的《少女吟》《月光恋》《重生缘》还是十分本色的创作，那么，2005年的《阿育王》则完全走出了小女儿情怀，呈现出史诗式的波澜壮阔。此剧在第九届中国戏剧节上一鸣惊人，获得优秀剧目奖，2007年又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金奖。2012年，她创作的儿童剧《神奇的田螺壳》，获全国第七届儿童剧优秀剧目奖。同年，她参与音乐剧《告诉海》的编剧，获全国第十二届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2014年由她创作的甬剧《筑梦》上演，展现宁波帮的“中国梦”，受到戏剧界专家和观众一致好评，认为这是一部有品相、有内涵、有价值的优秀舞台作品。

父女二人，见证过宁波戏剧的繁荣、滑坡以及市场化道路下的改革、发展，他们始终坚守编剧岗位，父女接力，在宁波戏剧的发展史上，留下了坚实的足迹。

小品之家

助推甬城文明传播

作家王旭烽在《家国书》中有过这样的论述：“中国人的国家构建由家开始，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。”家事即国史，家庭文化，是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文化底蕴丰厚的甬城，有许多文化家庭，他们是城市文化这棵参天大树上生长的枝杈和果实。以下三个家庭的成员文化特色鲜明，在他们身上，体现着怎样的人文故事和社会担当呢？

全碧水和钟丽云是幸福的。他们自小青梅竹马，长大后志趣相投，结为佳偶。他们的职业就是他们的爱好。

一个，是甬剧团第二代主要演员，曾是甬剧舞台上风流倜傥的小生，从艺40多年，塑造了百余大小角色，在60多部戏中担任主演。一个，曾是越剧舞台上风姿绰约的佳人，是剧团的当家花旦。他们的女儿全贝贝和全卡卡，秉承了父母的天赋，能歌善舞，多才多艺。

退休后，全碧水和钟丽云自编自导，演起了小品。女儿、外孙女也加盟其中，16年来，他们一共创作了40多个小品，演出数百场，多次在省、市乃至全国获奖。这个“小品之家”，活跃在社会大舞台上。他们曾受邀在央视的“神州大舞台”展示才艺，在街道、社区、乡镇和海岛、革命老区演出，幽默诙谐、充满生活情趣的小品受到观众的追捧。对艺术的虔诚和对观众的敬畏，使他们成为人生舞台上成功的主角。

在全碧水的记忆中，有三个难忘的“第一次”。

1954年，他16岁，钟丽云12岁。两家住得很近，他们常在一起玩耍嬉闹。一次，居委会组织了一场纳凉

晚会。全碧水拉二胡，钟丽云唱祝英台，这是两人第一次同台演出。姻缘的种子也许那时就播下了。

在初中毕业联欢会上，全碧水第一次和几个同学自编自导自演甬剧小戏《一件破棉袄》，师生反响热烈。那可是戏剧最繁盛的年代，街头巷尾，人人会哼几句京剧、甬剧或越剧，中学生也不例外。说学逗唱擅长的他，后来如愿考进了甬剧团，仅一年多的时间，就开始挑大梁。

1958年，他第一次在剧中担任主演，那是在梅山盐场，他和汪丽萍搭档演《布谷鸟又叫了》。他们同时在盐场体验生活，天不亮就起床。那时，钟丽云在福建福鼎剧团，上山下海海岛演出也是常事……

大概有8年的时间，他俩雁雁传书，聚少离多。在九尺舞台上，各自绽放芳华。后来，钟丽云调到了宁波越剧团。

20世纪60年代初，提倡男女合演。1963年，全碧水调入宁波市实验越剧团，成了第一任男女合演的男小生。他在越剧前辈王佩卿等人指导下，很快进入状态，演了许多现代戏，如《江南怒火》《火农村》《金

沙江畔》《一袋麦种》等。

1972年，市里决定成立文宣队，以歌舞、曲艺、甬剧等文工团形式组合演出。全碧水和徐秋霞、汪莉珍、郭兴根等四位演员充实到文宣队中，主演甬剧。队里很快排出了甬剧《枫叶红了的时候》《艳阳天》等几部大戏，深受观众喜爱。因为甬剧有广泛、扎实的群众基础，他们强烈要求更名为甬剧团。这个建议终被采纳，“甬剧团”就是现在甬剧团的前身。

在甬剧舞台上，全碧水塑造了百余个大小角色。后期他在文艺学校任教，任甬剧班主教老师，培养了郑健等甬剧的第六代演员。

退休后的全碧水和钟丽云一度有点空落。唱甬剧、越剧吧，离开了熟悉的舞台，还真唱不出感觉。后来，他们发现，老百姓爱看小品。全碧水业余喜欢创作，他创作的越剧《天地怨》曾参加宁波市戏剧节汇演，广受好评。于是，他萌生了写小品的念头。

他的小品处女作是《楼上楼下》，灵感来自于邻居。他们居住的小区楼上楼下两户人家为了生活琐事吵得不可开交。于是，他把一些生动的细节搬进了小品中。当然，小品不仅要贴



全碧水家庭上演小品《喜相逢》

近生活，还得提升主题。《楼上楼下》中有这样的一段设计：一天，楼上女主人将一盆洗衣水直接倒下来，无意间手上的一枚戒指也滑落下来，正好被楼下父女捡到。父亲力劝女儿抛开积怨，将戒指归还楼上。最后，两家冰释前嫌，成了文明楼里的好邻居。《楼上楼下》在江东史家社区演出，一炮打响，观众好评如潮。这作品后来几易其稿，成为他们的一个优秀保留剧目，先后演出100多场。时隔多年，一些观众还能说起其中的情节和台词，可见影响之深。

从那时起，全碧水不断地在生活中汲取灵感，小区的绿化、环保、生活

中的鸡毛蒜皮、家长里短统统成为小品的素材，典型人物、时事热点也成为关注对象。他们在小品中倡导文明，劝导向善。有一次，他们在杉杉公园举行“迎世博、讲文明、树新风”家庭小品专场演出，雨下得很大，观众们穿了雨衣观看，会后，交相称赞，说：“这才是真正的文明家庭，不简单！”他们一家还多次参加慈善义演，筹得善款9万多元。

全碧水夫妇已经70多岁了，乐观、豁达的他们，远远抛掉了年龄的束缚，特别是在舞台上，轻快矫健、满台生风。热爱生活、热爱艺术的人，永远有一方舞台为他们敞开。

（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）

文坛艺苑点将录

钟情宁波地方文化

——周静书

自述

钟情宁波地方文化，尤其是民间文化，是我与生俱来的情结。俗话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我对家乡鄞州塘溪的山水人文，自幼而熟，自小而爱。对童第周、沙孟海、周尧、沙耆等文化名人的传奇故事和辉煌成就，耳濡目染，由崇敬到追寻，由追寻到放行，因而几十年来穷搜亲访，积淀了丰富的资料。家乡这些名人除童第周末曾谋面外，其余大多有亲身交流。当年写童第周的报告文学虽然就近发表在《文学港》上，但还是被中国作协选中，列为中国年度最佳报告文学第二篇。如今再看这部文集，感到汗颜，我自知是踩着巨人的肩膀而登高的。

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，我人生中的30多年的黄金时期主要忙于行政和文艺工作，因此只能利用常人喝酒、喝茶的时间，进行有限的文艺创作。我深深倾情于宁波的地域文化，浙东学派、商帮文化、两院院士、书画艺术等，何等丰厚！虽然多年前我组织过《院士之路》系列文学创作，策划过沙孟海书法、宁波书画家作品晋京展等大型活动，然而大量的地域文化终因精力不济而无暇涉涉。

30年前，我开始研究中国四大传说，因为梁祝是宁波发源的，于是我选择放弃其他三大传说，而专攻梁祝，并持之以恒。之后的10年间，差不多以每

年出版一本书的速度，基本攻克了梁祝文化的研究“高地”。梁祝从一个美丽的传说，演绎成一种文化，从一种文化推展到一项前景广阔的文化产业。我曾经对宁波文化充满了梦想，认为宁波文化不能“只有高原没有高峰”，更不能连高原也没有，否则愧对7000年文明史、千年城市发展史。我觉得在研究中，要发扬团队精神，所以动员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去攻坚克难。近几年来，我们民间文艺团队在“中华龙传说”“龙舟文化”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。宁波还有海洋文化、慈善文化、渔文化、弥勒文化、传统节日文化等一个个课题，等待着我们去开拓，任重道远。

周静书，1954年11月出生于鄞州区塘溪镇。业余长期致力于地方文化保护、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，创作或主编文艺作品20多部。3次获得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。《梁祝文化大观》丛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。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六、七、八届理事，浙江省民协第五、六、七届副主席，宁波市文联第五、六、七届副主席。现任市民协主席，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会长。

周静书



严龙 摄